

結婚生活之告白

托爾斯泰夫人著
索夫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結婚生活之告白

所 版
有 權

白告之活生婚結
(册一全)

著 者 托爾斯泰夫人
譯 者 索 夫
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壹五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目次

- 一 我的家系……………一
- 二 我十六歲的時候……………六
- 三 從「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喀萊尼娜」……………一一
- 四 記憶中的人們……………二七
- 五 怎樣與丈夫發生齟齬的呢……………三二
- 六 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三八
- 七 痛苦的事悲哀的事……………四九
- 八 二三回憶……………五三
- 九 托爾斯泰的病與我的繪畫……………五八

- 一〇 兒女的事和他人的事……………六二
- 一一 托爾斯泰的遺囑與離家……………六五
- 一二 托爾斯泰這樣死了……………七四
- 一三 剩下了的我……………七八
- 譯後記……………八一

一 我的家系

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我降生在派克洛夫斯基村莊的別墅裏。在托爾斯泰結婚以前，每年夏天都到那裏去過活。冬季，生活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的托洛慈基門附近某人建築中的一個官舍裏。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侍醫。同時，我的父親還是元老院與司令部的主任醫生。

我的父親是路德教派的教徒，母親是正教徒。若依照我的姊姊T·A·克子敏斯卡雅與我的哥哥A·A·貝爾斯的調查，我的父親是德國人的血統。父親的祖父是第一個從德國移居來的。在伊麗沙白·佩特洛烏娜女皇治下，俄國要新編一個聯隊，為訓練新式的隊形，所以需要教官。由於女皇的請求，普魯士國王，派了吉拉西爾斯克聯隊中的四個教官到彼得堡來。其中的一個，名伊凡·貝爾斯，在俄羅斯服務了幾年之後，終於在曹

龍多爾夫戰役時死掉了。他死亡後留下了他的寡妻和一個兒子——名叫葉烏斯塔非。葉烏斯塔非的母親，名叫瑪麗雅，我們只曉得她出身於某男爵的家庭。她死的時候雖然還很年青，但據說替她兒子的後事準備得很周到。

葉烏斯塔非住在莫斯科，不久就和一個貴族的女兒結了婚，她名叫伊麗扎威妲。伊凡諾烏娜·烏利費爾特，她出身的家庭在德國威斯特法利州是很有來歷的。他們兩個生了亞力山多爾與安得萊兩弟兄。這個安得萊就是我的父親。亞力山多爾與安得萊都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當了醫生。

我的祖父——葉烏斯塔非·伊凡諾威遜，在一八一二年遭遇了火燒，喪失了全部財產。家室和書籍都沒有了，甚至連代表家族的圖案印鑑都燒掉了。那個圖案，是蜂從巢裏向着能飛去的一幅畫。（德語 *Bienen* 就是蜂的意思。）其後，這家的子孫雖然設法恢復家族的圖案印鑑，但終歸無效。結果只被允許圖案上有一個蜂巢而已。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一結束，政府送給葉烏斯塔非·伊凡諾威遜一筆獎金。然而數

目並不大，他的未亡人伊麗扎威妲·伊凡諾烏娜，也便是我的祖母，爲了兩個孩子的教育，受了非常的苦。貝爾斯兄弟，在大學校的醫科畢業之後，便立即用自己的勞力維持了生活。哥哥亞力山多爾，移居到彼得堡去，弟弟安得萊和他的母親一同住居在莫斯科。

安得萊在三十四歲的時候，和瀏勃希·亞力山大洛烏娜·伊斯拉威娜結了婚。這位新娘當時僅僅十六歲，她的父母是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連與蘇菲雅·佩特洛烏娜·柯紫洛夫斯卡雅公爵夫人。蘇菲雅·佩特洛烏娜，是扎瓦多斯卡雅伯爵夫人的女兒。

以下記述我的母親的家系。我母親的先祖佩奧托爾·瓦希列威連·扎瓦多夫斯基伯爵，很受女皇葉卡泰林娜二世的寵愛，成了一個很活躍的人物。他在亞力山大一世的朝廷中，坐到教育部長。他可以說是俄羅斯第一任的教育部長。他和伯爵夫人威拉·尼柯拉葉烏娜·阿普拉克西娜結了婚。威拉·尼柯拉葉烏娜，曾經是一個女官，一般公認的美人，受過聖葉卡泰林娜的勳章。他們兩個人，生了幾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在幼年的時候便死掉了。長女蘇菲雅·佩特洛烏娜·扎瓦多夫斯卡雅，在十六歲的時

候，爲了一時的負氣，就任性地和柯紫洛夫斯基公爵結了婚。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可是他們的結婚生活是非常不幸的。不久之後，她離開了公爵的家庭，跑到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伊斯列涅夫的身邊，共同過着生活。他們生了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而她因爲產後熱致死。他們最小的女兒瀏勃希·亞力山大洛烏娜就是我的母親。

蘇非雅·佩特洛烏娜，也便是我母親的祖母，在我祖父的領地克拉斯奴義村（註一）過着隱居的生活。現在也還埋在當地教會的附近。根據許多人們告訴我的話，祖母曾經對牧師懇求要和我的祖父結婚。據說她說過這樣的話：「倘使在人世間不可能，縱在神界，也要變成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的妻。」

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遲·伊斯列涅夫，也便是我母親的祖父，他是一個古家世的貴族。在一八一二年，參加過勃羅狄諾的戰爭，曾被任命爲普萊奧勃拉斯基近衛聯隊的士官。其後，又當過柴爾奴義協夫伯爵的副官。（註二）他和蘇非雅·佩特洛烏娜之間所生的兒女，都未予以伊斯列涅夫的姓氏；因爲他們的結婚未經法律的認可。他們的

子孫，至今還是以伊斯拉文爲姓氏的。在他們之間，出過許多地位很高的官吏。

註一——克拉斯奴或村在托拉縣內，離托爾斯泰住居的維斯那雅 波黎雅那約有廿五俄里。

註二——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涅·伊斯科涅人，在托爾斯泰所著「幼年少年」之中，就是「父親」

的源由。

二 我十六歲的時候

我們的家庭是一個大家族。我是第二個女兒。我的父親是一個侍醫，另外還作醫生，工作非常忙，時常苦於過勞。父親努力要使我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及在生活上一切的幸福；母親在這一點上也是同樣的。然而財產既不太大，小孩子們又多，所以就非教給我們各自謀生的準備不可。我們除去自己的功課以外，要指導弟妹們讀書，縫紉刺繡，幫忙家事，到了後來，還要準備考試，以期得到家庭教師的資格。

最初我們教的學生，都是德國人的小孩子。起初我們是跟母親學法語，其次是跟家庭教師學，最後跟大學校的法語講師學。我們教給孩子們的課程，是科學與俄語。其中有一個，自動地要來教我極端的唯物主義。他拿來畢希涅爾與佛蕪爾巴哈的書籍勸我讀。而且宣傳所謂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而所謂宗教只是一種腐朽的偏見。最初，關於

原子的簡單明瞭的說明，以及世界上萬物之相互關係的介紹，非常地使我滿意。可是不久，覺得我很苦惱，因為這使我忘記了我正教徒的信仰與教會。因此，我便和唯物主義完全隔離了。

我們姊妹，在受考試之前，是在家庭裏受的教育。我十六歲的時候，在莫斯科大學得到受試家庭教師的資格。主要的教授課目，是法語與俄語。我的考試官，都是有名的教授。例如蒂黃拉諾夫，伊洛瓦義斯基，達威多夫，塞爾傑夫斯基牧師，法國人派克夫人等等。回想起，當時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時代。我和幾個好朋友一起準備考試；他們大體都是人學監督官的女兒，後來和我大學校的同學們來往很密切。他們都很聰明而有教養，是教授或學生羣中的人物。而我僅僅十六歲，也正當心情愉快的年紀。當時農奴解放宣言剛剛發表不久，我們年青的人們，一會面就談論這件事。在這樣偉大的事件之前，無論什麼人，內心都有點驚悸，遇到一起便歡喜談這些事。

當時，在文學與社會之中，開始有一種新的典型出現。換一句話說，在青年人們之間，

出現了虛無主義的新思潮。我還記得，教授與學生們，在羣衆的集合中，會高聲朗誦着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在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巴扎洛夫之中，我們發見了新的事物。我們都很厭惡他，而且他像是預示着將來會有新的東西產生。

過了不久，我就變成不大好的學生了。我總是對於自己歡喜的課程特別熱心。例如，我非常喜歡文學。俄國文學使我廢寢忘餐，同時一切有關文學的書籍，我都愛讀。從大學的圖書館裏，我借來非常古老的書籍與文獻。從古代的年代記直到最近作家們的作品，我都讀過。俄羅斯的語言，能從貧弱的斯拉夫的教會語，發展到如普希金那樣的言語，惹起了我的興趣，同時也使我驚異。那完全像是一個生物的成長的樣子。

我從幼年的時候，比什麼都得到更深刻的印象的，是托爾斯泰的「幼年」與狄更司的「大衛·古柏菲爾」。『幼年』這本書，我不曉得重讀了多少次。而且把我特別歡喜的地方，背誦出來。例如：「……幼年時候天賜的那種清新、純潔、愛之欲求、以及信仰力等，什麼時候還能再回來呢？」讀完「大衛·古柏菲爾」的時候，我哭泣了。那真像是非

和最親愛的人們分別不可時的心情一樣。從教科書上來研究歷史，我是討厭的。在數學中，我只喜歡代數；不過我像是完全缺乏數的觀念似地，立刻把什麼都忘記了。

大學校的考試很順利地經過來，俄語與法語都是優等。而且受到文憑時，我非常地驕傲。我還記得，當我聽說我所寫的題名「音樂」的文章，得到各方面的讚美時，我是多麼歡喜呀。其後，蒂黃拉諾夫教授，對托爾斯泰談起這篇文章，甚至說了這樣的話：「這樣的太太，對於你是非常必要的。你的太太，對於文學有極其銳敏的感覺。考試時她所寫的文章，是那一年的第一篇呢！」

考試過後不久，我就開始寫小說了。女主人公便是我自己和我的姊姊妮雅。在小說裏，我把妮雅的名字，改成娜塔夏。以此為範本，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女主人公，也定名為娜塔夏。托爾斯泰在沒有結婚之前，就讀過我的小說。而目在他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載：「這是怎樣的真實與素樸的力量啊！」我在舉行婚禮之前，將這篇小說燒毀了。從十一歲時寫起的日記以及年青時所寫的各种文章，都一起燒毀了（註三）現在

想來，是覺得很可惜的。

我對於音樂與繪畫，真正學習得很少；我雖然一向是愛好藝術的，但總沒有時間。不過，從多勞的生活中，利用着少許的閒暇，時常又走到藝術的身邊來。

註三——托爾斯泰認為，在夫人所作的「娜塔夏」小說中，多布羅斯基那個人物，是以他自己為模型的。

一八六二年九月，他寫給夫人（未婚以前）有如下的一封信：「……我是多布羅斯基，然而，因為需要，便因此而結婚，在我不肯的，我從結婚這件事裏，在要求着可怕的、不可離的東西。我在要求，能够愛而也同樣被人愛。然而，這是不可離的。」

三 從「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喀萊尼娜」

伯爵萊歐·尼柯拉義齊·托爾斯泰，從很小的時候便和我的母親相識，而且相處甚善。托爾斯泰僅比我母親小兩歲。他時常在經過莫斯科的時候到我們的家裏來。托爾斯泰的父親——尼格拉義·伊里伊齊·托爾斯泰伯爵，和我的祖父亞力山多爾·米海洛威連·伊斯列涅夫來往非常親密，他們時長互相訪問，一個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去，一個到克拉奴義村來。在一八六二年八月間，母親帶着我們姊妹，訪問了祖父的領地奧多高夫斯基的鄉下伊微慈。我們在中途時，小住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母親從孩子時期多年沒有到過這裏了。當時恰巧母親的好友瑪麗雅·尼格尼亞烏娜·托爾斯塔雅（註四）正從阿爾及爾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來作客。

我們回家的時候，托爾斯泰和我們一起到了莫斯科。先在波克洛夫斯基村的別墅，

其後在莫斯科，他幾乎每天都來訪問我們。那是九月十六日夜間的事。托爾斯泰寫了求婚的書信送給我。在這以前，誰都不理解托爾斯泰爲了什麼目的常來訪問。可是在托爾斯泰的心裏，不斷地在繼續着不安的鬥爭。例如，他在當時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錄：

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二日

「……我在愛着。能夠愛到如此地步，是我沒有想到的。這樣的狀態，如果再繼續下去，我要發瘋了吧。或許會自殺的。夜，在他們的家裏。她的一切都是很好的。」

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三日

「明天，一起床立刻就娶出門。把什麼都告白出來呢，還是自殺呢……二者之中必取其一！」

我允許了托爾斯泰之後，不到一個星期，就變成新娘了。那是九月二十三日夜間的事。我們在聖母降生節的宮廷教會裏，舉行了結婚典禮。之後立即乘上六匹馬的大型旅行馬車走向雅斯那雅·波黎雅那去。除去車夫以外，隨我們同來的，有信仰托爾斯泰的

阿萊克西·斯泰潘諾維齊和一個年老的用人瓦爾瓦拉。從動身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時候起，我們便決心在那裏和伯母塔卡娜·亞力山多洛烏娜·葉爾戈麗斯卡雅一起生活，再也不去別的地方。我從新婚生活的那一天，便成了丈夫的助手，抄寫丈夫所寫的東西，管理家事。

快樂的生活一旦過去，托爾斯泰就覺得，除去新婚生活以外，自己必不能缺少工作。在一八六二年的日記之中，他寫道：「我感到強烈的欲念要寫些東西。」而這種力量，也正是要產生偉大的作品的力量，並使我們的新婚生活的幸福與喜悅發生燦爛的光輝。結婚之後不久，托爾斯泰便寫完了「波里庫施加」、「哥薩克人」也寫成了，送給「俄羅斯報」的卡托柯夫。接着動手寫「十二月黨員」。十二月黨員們的活動與運命，非常地引起了托爾斯泰的興趣。托爾斯泰開始寫了當代的事情，不過他覺得關於十二月黨員過去的性質與生活，也必要記錄的。因此，托爾斯泰便必得從一八二五年轉回到一八〇五年的時代去。在研究之中，托爾斯泰對十二月黨員感到幻滅，不過，他之研究

一八〇五年的時代，對於他開始寫「戰爭與和平」有很大的幫助。同時，這篇小說，已在「俄羅斯報專」上開始掲載了。托爾斯泰寫這部作品費了很大的力氣。可是這件工作，使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充滿了生動的興趣。

在一八六四年，大體上已寫了很多。托爾斯泰時常把剛剛寫過尚未經潤色的篇幅，讀給我和瓦麗雅及麗扎（她們都是瑪麗雅·尼古拉葉烏娜的女兒同時是托爾斯泰的姪女）聽。在同一年中，托爾斯泰對他的友人阿克薩柯夫及傑姆屠支尼柯夫也讀過兩三章，使兩個人聽着非常興奮。托爾斯泰的朗誦，並不是故意煽動人的那種讀法，可是非常好聽。我還記得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當他尚未寫完「戰爭與和平」的新的章節時，他朗誦莫利哀的喜劇給我聽，我當時是多麼歡喜呀。

我們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生活，最初數年間是極其非社交的。關於這一時代的民衆、社會，以及國家生活中令人著目的事情，我幾乎什麼都不能記載。一切的事件，都與我們沒有接觸便過去了。我們什麼都不注意，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知道，只是隱居在

鄉間。對於我們，什麼事都不發生興趣。我是和「戰爭與和平」中的各種人物一起生活，愛着他們，把他們當作真實生活的人物一樣地，追尋着他們生活的過程，此外再也沒有什麼欲求了。當時的生活是充實的；可以說天下無比的幸福。那是爲了我們兩個人相互間的愛情；爲了我們兩個人所生的孩子們。比這更重要的，是爲了我所愛的，不久便爲全世界所愛的，非常偉大的托爾斯泰的工作。在我們之間，除此之外，再沒有旁的欲求了。

有些時候，到了夜間，使孩子們睡上床，把寫成的原稿和校稿發往莫斯科之後，我們爲了振奮，同坐在鋼琴之前。四隻手繼續地彈到深夜。托爾斯泰特別地喜歡海東與莫扎特的交響樂。當時我還是彈得很拙劣的，因此拚命地努力。托爾斯泰對於這樣的生活非常滿意，是很明顯的。在一八六四年，他寫給我哥哥的信中，有如下的話：「……我們的蜜月是剛剛地在開始。」還有：「……我認爲像我自己這樣幸福的丈夫，一個可以抵得過一百萬人。」他的親戚亞力山多拉·安多萊烏娜·托爾斯塔雅，因爲托爾斯泰一封信都不寫給她，非常生氣，可是他却以如下的話來答覆她：「幸福的人們是沒有歷史觀念

的。我們也是同樣。」托爾斯泰的天才所產生的每一種思考，他巧妙地寫成的每一文句，都使托爾斯泰感到喜悅。例如，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着下邊這樣的話：「要寫亞力山大與拿破崙之心理的經過這種歡喜的思考，像雲一般把我裹在裏面……」

托爾斯泰，當他感覺到他的作品中一切的美點時，他述說過如下的思考：「詩人從自己的生活取出了最良好的東西，而把它裝在作品裏。因此，那作品是美麗的，而那生活是醜惡的。」但這個時代的托爾斯泰的生活，決不是醜惡的。那是和他的作品一樣的美麗，一樣的潔淨。

我是怎樣地喜歡抄寫「戰爭與和平」啊！我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過這樣的話：「……奉獻於偉大的天才的這種意識，給了我對於一切的事情的力量。」在同時寫給托爾斯泰的書信中，也有如下的話：「……抄寫『戰爭與和平』使我在精神上在道德上都非常地高揚。爲了抄寫一坐到桌前，便覺得像是被引進詩的世界裏去了。有些時候，倒不

是因爲你的小說偉大，而好像是因爲我自己的聰明……」在日記中也寫着同樣的話：「這個冬天，丈夫急急忙忙地在寫作。時時心情昂奮，眼浮着淚在繼續寫作。我想：『戰爭與和平』必定成爲偉大的作品，丈夫讀給我聽的篇幅，沒有一處不使我感動，而且……使我哭泣了。」在一八六五年，托爾斯泰爲了參考歷史上必需的材料去到莫斯科的時候，我給他寫過這樣的一封信：「我剛剛讀了一些還沒有看過的篇幅，同時把它抄寫了。可憐的馬克老人，爲了告白被毀壞的事走來，而周圍的人們，只有幾個好奇心的副官，老人簡直要哭出來了，其次便是他要和庫特卓夫會面的地方。我對於這一段，非常地愛好，因此不能不寫一封信給你了。」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托爾斯泰有好多次到米揚柴夫斯基博物院去，把關於秘密互助團的文獻，全部讀過。每次從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他動身到博物院去之前，總是先給我留下抄寫的東西。抄寫之後發往莫斯科的時候，我寫了這樣的信：「你決定這小說怎樣繼續寫下去呢？我深深地愛着你的小說。把抄寫了的原稿發往莫斯科去的時候，心情

有如放走了可愛的孩子似的。內心裏總是掛念着他不會遇到什麼意外嗎……」

在抄寫的時候，時常會覺得不明瞭：爲什麼這裏要修改呢？爲什麼寫得這麼好的地方反倒要削去呢？如果被削掉的地方，有時又添上去，我是多麼歡喜呀！有時，校稿過後，已經發出去，托爾斯泰還要索回來，重新改過，再重新謄清。有時，僅爲了一句話，也要打電報，更換另一句。因爲他把我一心一意抄寫的原稿，返復地讀過，他又新理解了許多不適當的地方——例如，同樣的文句重復了幾次，文章過長，應當加以劃分或是意義還要更加明瞭等地方。凡是我注意到的地方，都要和托爾斯泰講。有時托爾斯泰很高興地在聽我提起的注意點，有時却要長篇大套地對我講爲什麼非要原樣保留不可。他的意思，最重要的，並不在區區的一部份，而是在於全體。

我的字雖然寫得不好，却寫得很工整，第一次我所抄寫的是「波里庫施加。」從那以後，幾年之間都真正地歡喜着這種工作。每逢夜裏，把他剛剛寫成的原稿和我新抄寫成的原稿，拿到托爾斯泰面前的時候，我是心靈顫抖着在等待着。他不僅「戰爭與和平」

的某些地方，其他的作品也有，都要謄寫過好多次。可是，也有像流水一般毫無阻礙寫成的地方，例如「戰爭與和平」中，叔父們出外打獵的那一章節。我還記得，當時托爾斯泰把我叫到書齋的階下，將那剛剛完成的一章讀給我聽。我們說不出理由來地互相笑着，互相歡喜。

每逢抄寫的時候，一遇到我認為對於青年讀者有害的地方，時常忍耐不住，畫上印記，請他全部刪除掉。例如，美人葉萊娜嘲笑道德的篇幅就是。托爾斯泰接受了我的請求。同時，也就在這個時候，每逢抄寫到托爾斯泰所寫的美麗的詩的數節，時常會哭泣起來。那不僅是因為我受了感動，而也是因為我和作者一起所經驗過來的，對藝術的素樸的喜悅。

有一個時候，托爾斯泰寫信來，說他突然為憂鬱所襲，對於自己的作品感到幻滅，覺得自己的小說不能滿意而悲哀着。這使我非常痛苦。尤以一八六四年托爾斯泰折了手腕的時候，（註五）這種傾向更為強烈。在這時期，我給在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寫了如下的

「一封信：『爲什麼一切都覺得不好了呢？你若走到那裏都是悲觀的話，恐怕無論作什麼也是不行吧。怎樣會使心墮壞到這般田地呢？是把堅強的力量完全失掉了嗎？我請求你，請你想想，你曾經是怎樣地歡喜過你的作品，曾經是怎樣地產生了偉大的思想。而你說突然間對那便覺得不滿意了！不，這是不行的呀！請你回到我們的身邊來吧！比起克里姆林宮的牆壁，還是看看我們的櫟樹林和我們的原野吧……你必定又有了喜悅光輝的面孔，而對我談論你在思索着的作品的題材了。我將拚命地替你筆記，種種的思想又將如泉水般湧現出來，而驅逐開你的憂鬱吧。』果然，托爾斯泰回家之後，正像我信中所說的那樣。」

托爾斯泰每一停止寫作，我便感到悲哀，立即寫信給他。「快一點，快一點，給我工作啊。」托爾斯泰，在莫斯科，把「戰爭與和平」的第一部，賣給了「俄羅斯報導」的卡特柯夫，當原稿由盧比莫夫祕書送出去的時候，不曉得怎樣我悲哀起來，給丈夫寫了一封信。「怎麼賣掉了！是多麼傷心的事啊！簡直令人可怕呢！怎麼連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

——自己的靈魂都賣掉了嗎！

托爾斯泰寫完「戰爭與和平」的時候，我請求他不要把這篇偉大的史詩在雜誌上發表，而出版單行本。托爾斯泰同意了。不久出現了N·N·斯特拉霍夫的光彩的批評。關於這篇批評，托爾斯泰說，斯特拉霍夫給予「戰爭與和平」的評價將會永遠存留吧。即使沒有這個，托爾斯泰的榮譽，也是非常地擴大起來，而對他文學的作品的評價，也漸漸地崇高起來了。不久，便捉捕了所有的社會的人們。

派斯凱微齊公爵夫人首先把「戰爭與和平」翻成了法文（註六）這譯書的版稅，捐助了慈善事業。法國人們，被這個俄國作家的勞作所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在我的筆記裏，還有屠格涅夫寫給邁德孟德·阿勃特的書信勝寫。在這信中，屠格涅夫對「戰爭與和平」予以最高的批價。尤其是下邊的一句：「一八〇〇年……我們時代的最超羣的著作之一。」還有：「這是偉大的作者之偉大的工作。那是真實的俄羅斯。」

戰爭與和平的第一版，是於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可是不久就已售盡，又出了第二版。當時諷刺作家施柴德林所寫的批評，是完全獨創的。他輕蔑「戰爭與和平」說這篇小說使他想起了老婆子和祖母們老講不完的廢話。

偉大的工作剛剛作完，托爾斯泰想從事新的作品的欲求，便又不倦不休地繼續起來了。在他的頭腦之中，又產生了新的着想。托爾斯泰着手研究彼德大帝時代。他雖然盡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要描寫這個時代——尤其是從日常生活中來描寫這個時代，是沒有成功。關於這件事，我在給我的姊姊的信中，寫過這樣的話：「從彼德大帝時代中所取出的人物，在丈夫的手裏已經完全準備好了，已經穿好衣裳，甚至都已經經過化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還沒有呼吸呢！他們中的生活就要開始了吧。」

然而，這些人物們，終於沒有生活。彼德大帝時代的小說，僅有開頭的十章，其次就被放棄了。

有一個時候，托爾斯泰想寫米洛義齊的歷史，可是也沒有實現。托爾斯泰總是把他

思索的事情對我談論，在一八七〇年，他告訴我他想寫一篇彼得堡社會上流婦人淪落的小說，而他所描寫的婦人要作行爲上絲毫都沒有可非難之點的。這個念頭，後來像是實現在「安娜·喀萊尼娜」之中，我還很清楚地記得，這篇小說是在怎樣的狀態中開始寫作的。

爲了安慰年老的伯母塔卡娜·亞力山多洛烏娜·葉戈麗斯卡雅，我叫我們的兒子塞達加拿着書去看她。伯母就是給這個孩子定名的人，那本書是普希金的「佩爾金故事」，要塞達加讀給他聽的。可是在他讀着的時候，伯母睡着了，於是塞達加就把書放在客廳的桌子上，走到孩子們的房間去了。托爾斯泰拿起那本書來，隨便翻着看。正讀到「客人們來到山先生的別莊來。」「多麼光彩，多麼輕巧啊！」托爾斯泰說。「……立即潛入問題裏。非這樣的寫不可。普希金是我的先生！」於是，就從那一天的夜間，他開始寫作「安娜·喀萊尼娜。」托爾斯泰把他原稿開始的地方讀給我聽。簡單地把所謂家庭介紹之後，立即寫道：「奧布龍斯基的家無論什麼都是混亂的。」這是一八七二年三月

十九日的事情。

寫成「安娜·喀萊尼娜」第一部，並把第二部交給我抄寫之後，托爾斯泰突然停止繼續工作，開始熱心於教育事業了。關於這件事情，托爾斯泰於一八七五年寫信給亞力山多爾·安德萊烏娜·托爾斯塔雅說道：「……我像十四年前一樣，又當了先生了。小說還在寫，可是不能爲了描寫空想中所產生的人們，便和活的人們離開。」

我因爲身爲母親而又有其他許多的煩勞，抄寫原稿在我是非常辛苦的事，可是一到沒有這件工作時，就覺得無精打彩似的。而且焦急地等待着丈夫的藝術的勞作再度蘇甦起來。

寫作「安娜·喀萊尼娜」時我們的環境，是比「戰爭與和平」時更爲艱苦。「戰爭與和平」的時候，我們是生活在平和與幸福之中。到了這時，三個孩子與兩個伯母都相繼死亡了。我在害病，瘦的不成樣子。吐過血痰，背脊發疼，非常痛苦。托爾斯泰很擔心，他爲了購買給我喝的馬奶去到莫斯科的時候，給我叫來扎哈林醫生。醫生說：「肺部沒有

毛病，神經像是非常痛苦的樣子。」同時像責難托爾斯泰似地接着說：「對於太太的注意不夠呢！」醫生囑咐，不能再教導孩子和抄寫原稿，替我開了一個「沉默」的藥方。我在很久期間未能恢復。而且，到了夏天，他非到薩瑪拉草原去生活不可，那地方很不便當，我要喝的馬奶又得不到。因為病與悲哀的心情，當時我寫信給姊姊說：「……我聽說丈夫的小說發表了，得到大成功。不曉得怎樣，一種奇怪的心情使我不知所以。我們的家裏，充滿了不幸，可見到處却在慶祝我們！」

托爾斯泰寫過「安娜·喀萊尼娜」之後，想將一般國民文學加以淨化，裝上道德的藝術的東西，而寫作各種的故事與傳說。我十分渴望這個計劃的實現，並熱心贊成這工作的目的與使命。

我還記得，當我在大學校裏，出席這些傳說的朗誦會時，曾經受過怎樣的感動。當時我寫信給住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托爾斯泰說道：「無論那一篇傳說都很成功。斯特洛琴柯真正朗誦得很好。聽衆幾乎全部是學生。大家從故事所得的印象，都是這樣的

說法。樣式緊湊至極，非常精練，沒有一句廢話，一切都如協和音般的工整，明瞭，而完全；內容豐富，言詞潔淨，從始至終都令人滿意……」

我回想起來，這些作品，好像是我們最幸福的時代裏所寫成的東西似的。

註四——托爾斯泰的妹妹。

註五——那一年的九月末，托爾斯泰因外打獵的時候，和馬一起滾到水溝裏，折斷了手腕，磨脫了鼻。因為托拉的醫生治療得不佳，手歪了。托爾斯泰爲了重新治療，出發到莫斯科去。

註六——一八七九年自巴黎出版。

四 記憶中的人們

在我們新婚的當時，來訪的人們頗不少。我記得，梭羅古勃伯爵（「塔郎塔斯」的作者）曾經帶着兩個孩子來過。那是聰明而令人可愛的人，我們非常地歡喜他們。加之，伯爵對托爾斯泰提到我，曾經講過下面一段話，所以完全把我收服了。「真是幸福的人哪，娶了這麼好的太太！」同時，伯爵對我這樣說過：「你對於你先生的才能，真正盡了守護之責。望你一生都向着這條路上走去。」我永遠地記憶着梭羅古勃伯爵這種親切的重要的忠告。而且盡可能的力量，努力守護的責任。

比什麼人都來訪得更多的，是費特。托爾斯泰愛他，他也愛我們兩個人。費特在到莫斯科去或歸來的途中，常常帶着他善良的妻瑪麗雅·佩特洛烏娜來訪問我們。他說話的聲音很高，充滿壯氣，充滿機智，有時極有魅力，使全家裏洋溢着他的語言。

一八六三年夏之初，費特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來的時候，托爾斯泰正在熱心蜜蜂，幾乎一天到晚生活在蜂房裏。我時常把飯準備好，還非要跑到那裏去招呼不可。到了夜間，我們一起在養蜂房裏飲茶。草葉之上，螢在飛舞着。托爾斯泰捉住兩隻，貼到我的耳邊，開玩笑似地說道：「你看！我答應給你買一付翡翠耳環，可是這個不好嗎？」

費特回去之後，寫信給我。在信裏，有下面的一段詩：

「——地上兩隻螢，

兩個翠翡，

我的手裏，有你的手，

真是光彩呀！」（註七）

費特每次訪問我們，都帶來新寫成的詩。有許多詩是題獻給我們的。尤其是下面的四行詩，我覺得像是愉快地表現出我的心影，非常地使我歡喜。

「那麼充滿魅惑的

於豐茂中，你顯在眼前——

如此的光輝呀，我未曾見過

如你那塊潔淨純真的心……」

我們遷居到莫斯科時，費特在我們的附近買了房子，不斷地訪問我們。他說在莫斯科什麼都不想要，只有火鍋却非要不可。我們聽到費特這種莫名其妙的希望，笑起來，而費特加以如下的說明：「因為，無論怎樣，我都想在這樣的家裏，到了夜間燒滾火鍋，我們一起度過愉快的夜晚，而可愛的太太坐在面前。」

到雅斯那雅訪問過，而引起我的興趣的人們中，還有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來訪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一八七八年，第二次，是在普希金的開幕典禮時托爾斯泰約他來的。他總是一個快樂的親切的人，很高興我們的幸福生活。屠格涅夫對托爾斯泰講過這樣的話：「我說，你訂了這樣的太太，真算是你走運的。」（註八）

我現在對於那些已故的、永遠對我表示好意的、我們的真實的朋友們，衷心感謝。那

許多人們，比我年紀要大二十歲以上，對於還年青的妻的我，是以真正寬大的態度來對待的。

N·N·斯特拉霍夫，有好多次而且長期地，住居在我們的家裏。這個為我們大家所愛，為我們大家所尊敬的友人，總是以愛護的眼光看守着我們的生活，同時愛着孩子們。而且他不曉得說過多少次：「我總是耐不住地要寫雅斯那雅·波黎雅那與其中的生活。」然而，他終於沒有寫出來便死去了。

來訪我們雅斯那雅·波黎雅那與莫斯科之家的人們，此外還有很多。有許多外國人，也有許多有名的美術家——例如，雷頻，蓋義，塞洛夫，金斯堡，多爾貝慈柯義，阿朗松等等。這些人們，或是替我與托爾斯泰畫像或是塑像。給我作的，不曉得什麼原因，總是不像。我當時的生活，是快樂，有興緻，而內容豐富。關於當時的幸福生活，無論寫多少都可以寫得出來吧。關於各種的事件，關於來訪的人們與托爾斯泰間所談的有趣的會話，在以前沒有詳細地記載下來，真是覺得可惜的。現在我完全親嚐着不同的心情了。在今天，

爲了以前的幸福，却必要付與因爲痛苦的事與惡人們所招來的悲哀的淚了。我對於當時的記憶，到了今天也漸漸衰退下去了。

註し——這篇詩後來改作過，在出版的時候是這樣的：

「在我的手裏——（彩明）

右船你的了，

草之——（兩顆翡翠）

爾及從……」

註八——依松野入在這次訪問的數個月後給費特的信裏說過這樣的話：「他（托爾斯泰）的安止極有魅力的。」

五 怎樣與丈夫發生齟齬的呢

幾個孩子生過之後，我便不能用全付心神來照顧丈夫了，同時也不能只對丈夫的工作發生興趣了。孩子們很多。生過十三個。其中的十個，都是我自已非常熱心地養育的。連傭奶奶都不願意。可是爲了種種重壓的事情，有三次，連我這樣的人也厭煩了。

孩子們一大起來，我們使用盡全付心神來教育他們。許多先生和家庭教師，都是托爾斯泰親自辭掉或請了來的。我們做父母的，也教過很多的孩子。丈夫特別對於年紀小的。是如此，用盡心思要教給他們古典的學識，爲了教給長子，自己便拚命努力學習希臘語。丈夫認爲，寒暄加無論如非入大學不可。同時還說：「到了那時，塔尼雅也會大起來，一定要把她送入社交界。」我自己，把當時先生還沒有教過的種種課程的入門，教給孩子們。所謂課程，有法語、音樂、繪畫、俄語，甚至連舞蹈都有，簡直是數不過來地那麼多。我是不

懂得英語的。托爾斯泰的英語雖然不很好，但在結婚的第一年，却說要教我讀，於是我們一起讀英語小說。最初讀的是柯林斯的「白衣婦人」。其次，我們跟孩子們的英國人教師，很輕巧地學會了英語。

關於大的孩子們的教育，我們總在思索地計劃着，是在一八八一年冬天移居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實現了。長子塞遼加入了大學。托爾斯泰叫伊里雅與達夫兩個孩子，入了L. E. 派里瓦諾夫古典中學。塔尼雅進了繪畫彫刻學校，托爾斯泰親自領她第一次參加奧爾蘇菲葉夫家裏的假裝跳舞會。當時第八個孩子阿達夏（十月三十一日誕生）正在我的腹中，所以我什麼地方都不能去。

移居到莫斯科以及這都會中的生活，使我們兩個人覺得簡直是難以想像地那麼痛苦。托爾斯泰在薩瑪拉草原喝馬奶的時候，曾經寫信說：「真想回來呀！只有你一說要我回來，莫斯科無論有什麼事我都想拚命去作的。」而現在完全沒有了那種心情，立即滿懷憂鬱了。眼前不但沒有了田園與自然的景色，却一面是貧乏，另一面是不斷穿梭的

奢華都會的種種印象，這些東西把托爾斯泰投入於憂鬱之中。我望着那變成了莫斯科人之後而心情總是惡劣的丈夫，時時會哭泣起來。都會的生活，簡直是第一次在托爾斯泰的敏感的眼前膨脹開來似的。返回以前的生活，是連想都不能想了。孩子們的教育，最容易才得到如意的安排，而我們的生活又發生了大問題。我們回顧着心情悲鬱之前的情景，不能不認為隱居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十九年開的生活是最為幸福的時代。除去家族團聚與爲托爾斯泰的抄稿之外，在鄉間還有多少愉快的事呀。害了病的農夫們若是來到，我們總是盡力地看護他們。我對於這種工作非常歡喜。我們栽種蘋果樹或旁的樹，看着它長大以此爲樂。有時將家庭變成學校，和我們的孩子們一起教勞人家的孩子們。然而這並沒有繼續很久。我們因爲努力要使自己的孩子們將來的生活盡可能地豐富，所以在教育上各式各樣都教給他們。一到冬天，我們兩個和孩子們，加上男女的家庭教師一起滑冰，坐着橋車滑下山去，或是抓池上的積雪。每逢夏天，姊姊克紫米斯卡雅一家人，來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這事一直繼續了二十年，）每天都像過節似

地過着快樂的生活。打網球，演家庭劇，游泳，滑船，散步等遊戲之外，夏日幾乎每天都獻身於音樂。孩子和大人一起，作音樂會的演奏。有彈鋼琴的，有彈繁華林的，也有唱歌的。

有一年的夏天，全部年青人集在一起，幫助鄉村的工作，爲貧窮的人家割草。托爾斯泰也都參加他們的羣中。當時正是一八七〇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托爾斯泰之中，漸漸成到內部的轉換。也便是轉向另一種的生活——更素樸、更精神的生活，而這種欲求，托爾斯泰至死都沒有放棄。我們長期間度過來的、平和而幸福的生活，從此終結了。托爾斯泰在開始成到這種精神的動搖時，已如世人所週知，熱心地皈依於正教的教會。托爾斯泰在教會中，看見了可以與民衆合而爲一的可能性。然而不久，在他所寫的後來的作品中也可以瞭然，又漸漸地離開它了。在托爾斯泰之中，怎樣會發生了這樣的變動，以及什麼時候發生的，若想追跡出來是困難的。我，當主婦，當母親，每日繁忙，幽囚於痛苦的生活之中，已經不能再老是牛活在丈夫頭腦中的工作裏了。因此，丈夫漸漸地，漸漸地，遠離開家庭的生活了。有一個時候，既要照顧九個孩子們的煩瑣，同時孩子們們長得越大，他

們的教育對於我們的關係也就越來越複雜。丈夫漸漸地，遠離開孩子們了。最後，藉口孩子們非受神的誘導不可，他簡直不再管孩子們的教育。丈夫甚至說：「我對於孩子們是有害。」

到了這種情景想使丈夫與孩子們再度結合起來，已經是我軟弱的力量所不及的了。我時常陷於絕望中，甚至害病。然而却沒有解決的辦法。真的要我怎麼辦才好呢？把一切都丟掉再回到鄉間去嗎？可是托爾斯泰並不喜歡這樣似的。托爾斯泰不願我的反對。在莫斯科買了房子。好像是藉此要把我們的生活完全推到都會中來。

丈夫與我的不和，並不是因為我的心要和丈夫離開的。我與我的生活都和從前一樣。而是從丈夫方面要分離開的，這種分離，倒也並不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在他勸世人的生活方式的文章與說教之中。我很想按照丈夫勸導的那樣去生活，然而却覺得自己非常地軟弱。我們在夫婦的關係上，還是和從前一樣。我們仍然互相愛着，一點點的隔離都令人難過的。我們一家都尊敬的某一個年老的朋友，曾經給我寫過這樣的一封信：

「在你之間所有的那種驚人的調和，一面包容了許多人可又有獨立性的那種精神生活，真正是完整的，可以說加上一點去掉一點都不行……」在我們自身之間也確實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時時在我們的幸福上也投上了暗影，突發地將調和破壞了。決不是因為互相的嫉妬等的事。我們兩方面，都懷有如燃燒般的热情。我們簡直想像不到旁的人會使我們分離開。然而，在我們的生計將近收束的時候，長久爲我敞開的丈夫的心，却關閉了，並沒有什麼明確的原因，却只爲旁人（註九）敞開，再也不能折回原樣，當我曉得這件事的時候，在我的心中便覺醒了一種具有怕人的力量的嫉妬。

註九——這是指加爾特柯人而言。加爾特柯人在一八八三年才開始認識托爾斯泰，其後便成了至友，特別好關於托爾斯泰著作的出版，他作了獻身的努力。晚年的托爾斯泰，他所寫的遺囑，決心爲全世界的人們放棄了一切的著作權，以及其他種種內心的秘密，很難向猶大人說明，可是却全部交給加爾特柯人。後來，又人因爲嫉妬的過火，說托爾斯泰和加爾特柯夫之間有同性關係，這件事曾經暗藏一時，已成爲風行的事件。

六 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

我們在四個年頭中，送過五次的葬。每一次，全家人都因於悲慟之中。首先是兩個伯母死去了。一八七四年，是塔卡娜。亞力山多洛烏娜·葉戈麗斯卡雅，一八七五年，是佩拉蓋雅·伊里尼希娜·尤希柯瓦。此外又有三個小孩子死去。孩子們傳給我百日咳，同時起因於小產患了腹膜炎，陷於瀕死的狀態。

是否受了這些事情的影響呢，還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不曉得，總之，托爾斯泰不能滿足現有的生活而要探索真理的傾向，越來越劇烈了。一讀「我的懺悔」或是其他的作品，誰都可以理解到的，托爾斯泰對於自己探索的結果並不能滿足，甚至想要吊死自己。丈夫對我從沒有說明他的理由，其後或是說脫離家庭或是說要自殺，而以此脅迫我的時候，我完全感不到以前的幸福了。要想探明丈夫絕望的原因，我是沒有辦法的，家

裏的人們還是過着一向的平常良好的生活，但却不能使丈夫滿足。丈夫在探索着生活的其他的意義，追求着對於神的信仰，總是在死的思考之前戰鬥着，鎮定着自己，想尋與死相調和的東西，却是尋不到。有一個時候，丈夫和勃布林斯基（註十）談說要歸依特拉多斯特克的教（註十二）有時候，和烏魯梭夫（註十三）談論正教教會的事，後來一面和巡禮者及各種宗派的人們談論，一面又找主教與修道僧和牧師討論。然而，無論什麼事，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叫托爾斯泰滿足。把人類經過幾世紀所造成的、現在的宗教、進化、科學、藝術、家庭、一切的一切，都加以否定的心情，越來越強烈了，而迫使托爾斯泰也越來越變成陰鬱的了。托爾斯泰的內心眼目，只望着人類的惡與苦惱，而歡欣的、美麗的、善良的事物，一切都消失了。我簡直不曉得如何方法才能和具有這樣思想的人生活在一起，只是驚訝着、憂慮着、悲哀着。我實在沒有辦法像預測天氣似地帶着九個孩子們追隨在思想上時刻發生變化的丈夫。那種思想的境界對於丈夫是全付心神的探索。而由我看來，只不過是愚蠢的滑稽，爲了家庭着想是有害的東西。此外，從我內心的情感與信念來說，

脫離教會是不願意的，同時也是不可能的。教會是我從小孩子的時候便養成習慣，供奉我的祈禱的地方。托爾斯泰自身，在他開始探索的最初的兩年，是絕對的正教徒，遵守一切的儀式。如果率領全家追隨於丈夫之後走上那條道路的時候，那就真是丈夫和我們分別的時候了。我簡直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再追隨於丈夫之後是不可能的了。

托爾斯泰對教會與正教的否定，完全變成對基督教合理的智慧之認識了。托爾斯泰認為基督教的真正的教，與教會的教義是不一致的。在我這方面，離開福音書是不可能的。我認為福音書才真正是正教信仰的基礎。托爾斯泰之研究福音書，想藉其真正的教義而努力生活。可是在其中他開始為我們的「奢華的」生活方式所惱。要我改變那種生活方式，是怎樣都不可能的。坦白地講來，哪一點奢華，我並不理解，而要我改變生活方式，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因為那是自然形成了的，並非是我故意如此的。我若遵從丈夫的願望，拋棄一切的財產，使九個孩子陷於貧窮之中，那時我豈非要為一家人勞動不可吧。那時我必要自求謀生之道，作裁縫，洗衣服，不依賴一切來教育子女吧！托爾斯泰

是除去寫作什麼都不會的一個人。那既是他的天才，也是他的愛好。托爾斯泰總是從莫斯科去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一個人讀書、寫作、構想着。和丈夫別離我雖然很痛苦，却只有忍耐着；因為我想爲了丈夫頭腦的工作與休息，那是必要的。

可是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生活，無論在內部或外部越來越複雜了。因此，我對於所謂生活的意義，像是真正地省悟了。我像年青的時光一樣，又返回古代人的哲學與思想之路去。當時，也就是從一八八一年到八二年，萊奧尼德·多米特里葉微齊·烏爾梭夫公爵，時時來訪問我們，成了我們的至交。公爵是托拉縣的副縣長，曾把「馬克·奧萊里亞斯的思想」譯成俄文，送了一本給我們，勸我們讀。我從這個偉大的聖人的思想，得到極大的銘感。烏爾梭夫公爵，後來又送來一本法文翻譯的塞涅卡的書。我被這個哲學者的優美的文章與豐富的思想所魅惑，重讀了兩遍。從此以後，一直讀着許多的哲學書。不但買了許多，而且把那些受感動的思想與格言，選拔抄寫出來。我還記得，藹皮庫提塔斯關於死的思想，曾是怎樣地使我驚異呀！斯賓諾扎，以我的理解力來說，是非常難懂的。然

而，斯賓諾扎的倫理學，尤其是關於神的觀念的說明，非常地引起我的興趣。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以及其他的哲學者們——特別是希臘的哲學者們，置我於恍惚之境。但我不能說，這些思想家們，在我的生活上，在我的思考上，給予了很多的幫助。其後，我又讀了許多新時代的哲學者的書。叔本華以及其他的書籍也都讀過，然而我還是非常喜歡古代哲學者們所寫的著作。在托爾斯泰的哲學意味的著作之中，我比什麼都更喜歡「人生論」。因為它容易理解，這篇論文，我得到塔斯提文的幫助，將它譯成了法文。當時最小的兒子瓦涅齊卡正在腹中，我的狀態同病人一樣，所以這篇翻譯使我非常地吃力。我誠心誠意地從事這個工作；時時和丈夫商討，同時也接受N·A·哥洛特與V·S·梭羅威葉夫的忠告。

我總是喜歡各種的寫作。從前，當托爾斯泰編纂「ABC」與「必讀的四本書」時，為了適於俄語的習慣，他把變更其中的文句、翻改故事等工作，交給我來做。我自己也曾寫過「雀」以及其他短篇故事。

托爾斯泰的「克羅義采·蘇娜姐」是我最近討厭的一部小說。(註十三)爲反對這本書，我想從女性的立場來寫一本書，可是沒有發表。在音樂會上，我看見許多年青的女兒，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來接觸一有名的提琴師，因此我想寫成這本小說。女孩子們或是和奧瓦修慈接吻，或是把手帕撕得碎碎的，完全像是發狂的樣子。發生了這種事，那音樂倒底是爲了什麼的呢？我所要表現的思想，就是對於藝術像是對於大自然一般，必要採取處女般的態度——即，不混雜卑劣人間情慾的、純潔的態度。

我爲了教導孩子們，親自編纂俄羅斯語的文法。由此，孩子們立即可以寫出無錯誤的文句了。可惜的是，對於我這種工作非常褒揚的俄語的先生，(註十四)不久就把這書遺失了。

我還自己構想過各種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其中有一部份，改寫過加上插畫，出版了。(註十五)這本書開端的所謂「瘠瘦的困困」是使用的托爾斯泰的題材。托爾斯泰自己會開始寫過這個故事，可是那開頭的原稿失掉了。我不曉得是去在當時托爾斯泰遺失

的皮包之中呢，還是插在其他的原稿中遺失了。（註十六）

我對於自己的寫作，總認為是自不量力的工作，所以用輕蔑的、嘲笑的眼光來看它們。例如，有過這樣的事：讀過頹廢派的種種作品之後，想模倣它們，寫一篇題名「呻吟」的散文詩。因為一半是開玩笑，就於一九零四年三月，把它發表在「全體人的雜誌」上。我沒有署名（註十七）所以沒有人曉得作者是誰。

出自我之手筆而我還記得的，有托爾斯泰的注解，以及兩篇翻譯。其中的一篇，是從德文譯來的「十二使徒教義解」這篇東西，托爾斯泰後來加以修改，另一篇是從英文譯來的論文「關於貝海斯特派。」

我還在報紙上發表過各種的論文。其中最使人注意的，是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三日，對當時俄國飢饉募捐會所寫的文告，還有關於托爾斯泰脫離教會對大司教所寫的書信。丈夫終於脫離了教會，是使我最為痛苦而悲哀的事。其他我所發表的論文，主要的有在「奧爾羅夫斯基通報」上發表的「屠格涅夫的回憶」與對安得列夫（註十八）的批

評等等。

如果說我確實曾寫過有用的東西的話，那便是題名「我的生活」(註十九)的七冊筆記。製成書的部份已經是很厚的，因為其中關於我長期的生涯一直詳細地記載到一八九七年。可是，自從托爾斯泰死了以後，完全不合法地，却禁止我進入莫斯科歷史博物院去。我爲了保存丈夫與我的書籍、日記、書信，以及一切筆記，我才把它們存在那裏。因此，緣於得不到材料，關於托爾斯泰的事什麼都不能寫，在我這殘餘不久的生命上，竟有三年的歲月空過去了。(註二十)但是，關於托爾斯泰生涯中許許多多的事，最能明瞭的到底是什麼人呢？最初我把那些重要的東西，在一八九四年，存到魯米揚柴夫斯基的博物院，後來取回之後，又送到歷史博物院去。現在那些東西，只有等候由正當的法律裁判來決定命運了。(註二十一)

註十——當時的交通部部長。

註十一——英國的傳道者，當時來到彼得堡，在貴族的社會中非常地有聲望。

六 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

四五

註十二——奧托爾斯泰知已的一個地主。

註十三——「克羅羅瓦·蘇娜超」是與一八〇三年悲多芬發表的鋼琴與提琴的奏鳴曲爲同一名稱，

這篇小說所取用的形式，是一個丈夫的告白——他因爲與一個音樂家戀愛，受了劇烈的嫉妒的發作，殺死了妻子。在從這個男主人公的口裏，強詞地說出，所謂真正男女的互相理解是很難的事，對於結婚採取了否定的意見。某一時期爲托爾斯泰之崇拜者的名爲柯義齊的醫生，辯護這篇小說爲偉人的文學作品，然後對托爾斯泰夫人說：「你以爲幸福的結婚是可能的事嗎？」夫人答道：「當然有。第一個證據就是我們。我生過許多孩子，而且非常幸福。這便是證據。」醫生說：「不能這樣想，你若真認爲自己的大婦生活是幸福的話，又爲什麼你對於自己丈夫發表真實信念的作品（「克羅羅瓦·蘇娜超」）討厭得要死呢？」在這一點上，你們夫婦的意見是不一致的。而且那還不是旁的問題，而正是結婚是否可以幸福的問題，那不是憑你們夫婦生活也包含在內嗎？」——但是，我們已經長期地一起生活過來，如從雅托爾斯泰的一切。托爾斯泰是一個非常好變的人，他說非對教養子讀希臘文不可，向他自己也熱心地在學習，可是誰知沒有多久，又說古典是沒有用的東西，完全停止學習了。我是什麼都不曉得，凡是丈夫要做的事，都不反對，無論孩子們的教育或是其他任何事情，一切都珍重，托爾斯泰的意見。可是，到了最近……」夫人說罷，眼裏突然浮現着眼淚，「托爾斯泰卡張拋棄財產，與和貧窮的人們生活在一起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有所迷惑。已經是五六十歲的人，

是不能勞動的了。怎樣要活孩子們呢？托爾斯泰像是說着必做不可能的事情似的。總之，他像是完全不認識我的立場與家庭中種種的苦勞。這種事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大人哀懇地訴說着。這時，醫生混合着諷刺的調子說道：「如此說來，你爲了自己的幸福，只要留下必要的財產，即使丈夫不在也沒有關係嗎？你難道說丈夫棄捨了你，丈夫的意見與自己的意見不合，因此不能順從丈夫，然而是不是從你這方面，在家庭上棄捨了托爾斯泰呢？」我決沒有這種想頭。現在幾乎一切的事情都由我親手來做。和出版者的交涉，身爲地主時起的問題，與耕農的交涉，孩子們的教養，客人與用人的照料，托爾斯泰身邊的服侍——這一切都由我親自來做。若沒有九個孩子，恐怕老早就按照托爾斯泰的說法作了。托爾斯泰若是離開了家，無論搬到什麼地方去，我也總會跟隨了去。然而，有了九個孩子，這事不是不可能的了嗎？她幾乎哭出聲來似地說。

註十四——是指後來成爲托爾斯泰的追隨者伊·E·阿克索塞妻夫。

註十五——在一九〇一年間。

註十六——一八八三年托爾斯泰把放原稿的皮包遺失了。同一年，茹爾特獨夫受了托爾斯泰的全權，將

托爾斯泰的原稿運到英國去。

註十七——是以「妮勞之女」的假名發表的。

註十八——對安得列夫的批評，是在一九〇三年，以給「批評雜誌」的編者布萊塞寫信的方式發表的。

六 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

在這篇文章中，指摘這個作家的作品是有邪教的影響。

註十九——從這些筆記中，只有斷片的發表，如「托爾斯泰的結婚」、「黑暗之力」以及「托爾斯泰之訪問奧布爾那修道院」等等。

註二十——托爾斯泰死於一九一〇年，夫人的遺囑回憶是寫於一九一三年。

註二十一——此事和托爾斯泰最小的女兒亞力山多拉·留奧威娜·托爾斯塔雅同她母親的紛爭有關。在托爾斯泰的許多孩子們之間，亞力山多拉最爲托爾斯泰的心之友。在他與夫人長期的不和之間「托爾斯泰臨終時不許夫人侍候左右已成有名的事實」托爾斯泰在晚年，把一切的塵囂都交結亞力山多拉。夫人認爲凡是托爾斯泰的東西，首先自己就有干涉的權利，然而蘇爾特柯夫以及許多能事托爾斯泰的人們，都認爲既已委託給亞力山多拉，便不允許夫人發表，因此惹起了種種的鬧。還有，最後對列的結果，夫人在生存的時候，應把原稿全部交給自己的女兒——亞力山多拉。

七 痛苦的事悲哀的事

一八八四年夏，托爾斯泰走到原野間，非常熱心地勞動着。每天都從早到晚和農夫們一起繼續割草。晚間疲勞地歸來之後，對於一家人所過的那種生活非常地不中意，臉色陰暗地呆坐着。一家人的生活，因為不能和托爾斯泰的意旨相調和，所以使他痛苦，使他悲哀。有一個時候，托爾斯泰想帶着一個僱來的俄羅斯人的老婆婆，和移住的居民一起偷偷地逃往新的生活去。這事是托爾斯泰自己對我說明的。於是在六月十七日的傍晚，因為馬的事情同我吵過之後，把身邊的東西裝在袋子裏，負在背上，他說大概要到美國去，再也不回家來，這樣便從家裏走出去了。那時候，我正開始了腹中的陣痛，丈夫的作法使我陷於絕望中，同時發作的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我像是完全忍受不住了的樣子。我對上帝祈禱，率性把我殺掉吧！托爾斯泰午前四點鐘回來的，並不到我的房間裏來，就

躺在樓下書齋的長椅子上。腹中的陣痛雖然越來越厲害，我却跑到丈夫的身旁。丈夫露出陰鬱的樣子，對我連一句話都不說。午前七時生下了女兒莎夏。我對於那漸要天亮的六月之夜的恐怖，將永遠不會忘記的吧！

托爾斯泰於一八九七年又有一次離家的企圖。這一次是誰也不曉得的事情。當時托爾斯泰曾給我寫過一封信，但是那封信（註三十三）到了托爾斯泰死後纔送給我。據說那是依照托爾斯泰的希望。不過，那一次托爾斯泰也還是沒有走開。

那一年的秋天，托爾斯泰把經濟上的一切管理委託給我。連出版托爾斯泰的著作也包含在內。我既沒有什麼經驗，又沒有一文錢的積蓄，可是却拚命地開始研究出版的方法；研究徵求書的預約或販賣。同時領地的事和其他一切的事，還非我親自照料不可；以我這沒有任何經驗的人，來支持一個大家庭，是怎樣痛苦的事吧！爲了和檢查官辦交涉，也還要到彼得堡去過好幾次。

有一個時候，托爾斯泰把我叫到書齋裏，他說連著作權在內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放

棄，希望把那些收入在總財產之中。我問他：這樣作有什麼必要呢？孩子們是我們兩人間的所有，不是和我們屬於一體的嗎？托爾斯泰答道：財產這種東西是罪惡，自己不願意領有。「那麼，你是說把那罪惡的東西送給我——你最親近的人嗎？」我一面哭着一面說。「不是的。我不是這樣希望的！」我並不曉得丈夫的本意，接受了委託來管理財產。我曉得，數年以後，我必得把財產分配給大家，托爾斯泰自己把每一個孩子的和我的，都已經分好了。托爾斯泰把他一八八一年以後的著作權，一切都放棄了。（註二二三）以前的著作權，要到最後之日爲自己保存着。在一八九一年底，把雅斯那雅·波黎雅那分給最小的兒子瓦涅齊加和我。

這個一八九一年，對於我起了重大的事情；那是四月間的事。我爲了交涉要沒收托爾斯泰全集第十三卷的事，去到彼得堡。被禁止的「克羅義采·蘇娜妲」也在其中。我懇求亞力山大三世，蒙恩受了召見；我退下來之後，便接到不再沒收的命令。只是「克羅義采·蘇娜妲」不准發行單行本。可是，自從托爾斯泰發表放棄一八八一年以後的全

部著作權時(註二十四)不曉得什麼人偷偷地將這本書出版了。看見這書，有些人們便把罪過加在我的身上，向亞力山大三世進讒言。當然亞力山大三世非常憤怒了，若據 A · 托爾斯塔雅的傳言，皇帝曾說：「如果連那個婦人我都看錯了，世界上真是再沒有正直的人了。」我聽見這話是大以後的事了，當時的真像我是無法記述的。亞力山大三世終於沒有得到我的任何辯解，在那一年的秋天逝世了。這在我是怎樣悲哀的事吧！

註二十二——這封信收在給托爾斯塔夫人的書簡集中。在比留柯夫的「托爾斯塔傳」中也有。

註二十三——這是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九日作為寫給「俄羅斯報」的書信而發表的。

註二十四——「克羅薩采·毒藥瓶」是一八八九年的作品。

八 二三四憶

一八九一年以及其後的兩年間，是可紀念的時期，我們全家人都在幫助當時受饑餓之災的人們。關於這次災難的情況，我從各方面得到傳聞，非常痛苦。而且決心把救災捐款的啓事登在報紙上。在善良人們之間，引起熱烈的反響，有無數的捐款，時時附以動人的書信，一同送了來。我是怎樣地歡喜吧！當時，在莫斯科我的身邊，只留下四個小孩子。在和丈夫及大孩子們分別期間，遇見種種危險的事，我在那時是非常地痛苦。只有因為自己在參加這樣的工作，還聊以自慰。饑餓的鄉人所需的食料——麵包、豌豆、蕪菜、鹹菜等等，我買了好幾車。把募集的款子無論多少，都拿來作為這筆用費。還有，把工場主人們送來的布料，剪成下衣，交給貧窮的女人們，以便宜的工資縫好。而且把這些衣服送到最困難的地方——尤其腸熱症多的地方去。

我想，托爾斯泰對於我的這種工作，必然表示好感。事實上，在最初的時候，他是覺得歡喜的。可是不久，托爾斯泰對於這種工作又感到幻滅，重新幻想着其他「偉大的事業」了。這件事在我的日記中還有記載。丈夫是愛着我們的，然而對於所謂家庭感到重壓，時在叱咤我。因為我們的家族，妨害了丈夫實行他對於自由的新生活。「偉大的事業」之幻想。時時丈夫會心情溫柔起來，例如，在他的日記中也曾寫過這樣的話：「呆在妻的身傍是好的。昨夜，看見她和安得留夏與米夏兩個孩子在一起，我想，在某種意義上是怎樣驚人的母親和妻子啊！」丈夫時時記載或對我當面說這樣的話，是使我感到安慰的。然而他說我們的生活是「奢華的」，於是頑固地將那一切都加以否定，這是使我憂鬱而悲哀的事。

爲了幫助受饑餓之災的人們，幾乎沒把兒子遼夫（註二十五）的生命喪失了。當時，遼夫還完全是一個年古的學生，他在薩瑪拉縣也爲了救濟饑饉而勞動，遼夫的身體，尤其是傳染過熱症之後，衰弱下來，我看護着那漸漸衰弱下去的遼夫的生命，長久地受着苦

幫。可是他患過兩年的病以後，又恢復了原來的身體。在一八九五年，剛剛七歲的瓦尼齊加（註二十六）死去了。他在全家中是一個討大家歡喜的孩子，而且面貌最像托爾斯泰，聰明而且敏感。世間上也常常談起像這樣的孩子們的，恐怕到底不是「此世中人」吧。然而這在我的生涯中，是最大的悲哀。我不僅長久打不起精神來，甚至半臥不寧。我每天從早到晚，過在教會和禮拜堂裏，回到家來還繼續祈禱，漫步在那使我想起可愛的孩子的小小的而影的庭院中。「瓦尼齊加……究竟到哪裏……到哪裏去了呢？」我常常像是不能相信自己的不幸似地，哭出聲來。不久到了作佛事的時期，在阿爾漢戈利斯克禮拜堂裏，滯留了九小時，而止過哈姆夫尼斯基橫街的時候，遇見大雨，渾身都溼透了，從此害了病。大家都認為我非死不可了。可是，在復活節的夜裏，在聽到鐘聲時，我又恢復了來，再走上原來的可憐的生活之中。家裏的人們，尤其是丈夫和兩個大女兒，對我非常溫柔體貼，這使我安慰，使我歡喜。

到了春天，我的姊姊T·A·克紫敏斯卡雅來了，她帶我到她的吉葉夫的家裏去。這

一次更使我轉向我的心之所嚮的生活，給了我強烈的銘感。然而像是受了傷一般，對於旁的任何事情都無興會，這種狀態一直繼續到夏天。在這之間，有一種完全意思的不到的東西，使我脫離了這種狀態。那便是音樂。那年有一天，一個有名的作曲家與提琴師（註二十七）來訪問我們。每天夜裏，他和托爾斯泰下過棋之後，我們就請求他彈彈鋼琴。我在聽着悲多芬、莫扎特、蕭邦等美妙的演奏時，爲那協和的音響所動，就忘掉了那刺心的悲哀。而且，我像瘋狂般地每天在等待着那能夠聽見奇異的音樂之夜。

這樣，夏去秋來，我從莫斯科把先生請來了。已經是五十二歲的人，可是還要開始學習音樂。在困難的學習中，時間過去了；各種的音樂會我都參加。音樂把我從絕望中救了出來。不記得在什麼時候，托爾斯泰關於音樂寫過如下的話：「音樂是聽覺的喜悅。那是和味覺的喜悅同樣的東西。我雖然同意其中是比味覺的喜悅更少淫穢的成份，但它也沒有道德的情感……」

我不能贊成這種說法。托爾斯泰自己，在良好的曲子演奏的時候，時常哭泣過。音樂

總是使我的心情柔和，使我的心情高揚。無價值的人世間的憂愁，會失掉了它的意義。我每逢聽到蕭邦的奏鳴曲與送葬曲，或是悲多芬的奏鳴曲，以及其他優美的音樂，總是祈禱，原諒，而且愛着。同時總是要想那無窮的、靈的、神祕的、美麗的事物。關於那些美妙的音色，若想具體的說，連一句也講不出來，然而却像是迫人思索、幻想、陶醉於無限美麗的喜悅之中。

註二十五——這個兒子後來當托爾斯泰與大人之間發生運命的衝突時，他總是站在大人的一面，最使托爾斯泰煩惱的。

註二十六——據托爾斯泰的次子瓦·L·托爾斯泰說，這個小孩子的死，是和後來托爾斯泰從雅斯那雅·波黎雅甲的出亡，有層內面的聯繫。

註二十七——這裏所說的或許就是托爾斯泰的一個好友，在莫斯科音樂專門學校任教的A·P·戈爾登外索。

九 托爾斯泰的病與我的繪畫

一八九六年八月，托爾斯泰勸我和他一同去訪問那在夏瑪爾蒂諾附近的修道院的他的妹妹瑪麗雅·尼柯拉葉烏娜。我們又從那裏轉到奧普蒂那的修道院。我在那裏齋戒了。在我懺悔之間，托爾斯泰雖然到蓋拉西姆神父的僧房附近走了一遭，却終於沒有進去。

瓦尼齊加之死，使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再不像以前那樣歡天喜地的了。大起來的女兒們，接着結婚了，家裏冷靜起來。和女兒們的分別，特別使人辛酸。托爾斯泰的健康，漸漸地衰弱了。在一九〇一年的九月，和醫生們商談的結果，想叫他出發到南方的克里米亞去。友人巴寧，很親切地，把他在加斯普爾的堂皇的房屋讓了出來。我們家族差不多全部人馬到了那裏，過了足足十個月。托爾斯泰的健康，不僅沒有恢復，却總是惡劣下去。托

爾斯泰接連不斷地，患了各種的傳染病。我每逢一想到在這十個月之間，侍候在病的丈夫床邊的那些夜間，直到現在都是心痛的。女兒、兒子、醫生，以及朋友們，或是替代我，或是同我一起整夜地侍候病人。最誠心誠意的是兒子塞遼加。（註二十八）在那些夜間，我不是忍耐了一切煩惱過來的嗎？

我們爲了在那裏生活，已經不想回莫斯科了。我同醫生商量的結果，對於托爾斯泰最好還是生活在他的誕生地，長期過慣了的雅斯那雅·波黎雅那。

我們一決定離開克里米亞而生活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之後，我們在次一年，各自從事自己的工作，過着靜靜的平和的時日。我熱心繼續寫作題名「我的生活」的一篇筆記。爲了托爾斯泰著作之出版到莫斯科的時候，我每天早晨，到歷史博物院去，從日記、書簡、筆記之中，摘錄我的筆記所必要的材料。在博物院上方塔形的地方，從事這種工作之時，我是非常快樂的。因爲真正獨自一個人，而身邊滿是有趣的回憶的原稿。我沒有把那些原稿好好地整理。我想我不作，旁人也會作的吧；我不管過遠的事和新近的記

憶，只把自己的回憶繼續寫下來，這是比什麼都更適於自己的目的。

在那時候，全由於偶然的機會，我非常熱心地開始畫起我一向發生趣味的繪畫。在彼得堡的托里亞會館，開了一次很堂皇而有趣的過去與現在的肖像畫的展覽會。與會有關的人們，來到我們家裏，希望把我們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一家人的肖像畫，全部借了去。把我們每間房子都空起來，我是極其不愉快的。我非常大膽地，想把牆壁上掛的肖像畫，在未運走之前，全部寫下來。我對於繪畫並沒有認真的學習過，可是像對於一切藝術似地，我也喜歡繪畫，我一心一意地從早到晚從事這件工作。時常夜裏作得很遲。像從前熱心於音樂一般，這時熱心於繪畫。托爾斯泰笑着說，我害了「畫肖像」的病了，同時間我是不是有點神經失常。在畫畫努力之中，最得到成功的，是克拉姆斯基畫的托爾斯泰肖像畫的寫生。其後，我也學畫過風景與花的靜物畫，而因為強度的近視眼，許多地方受了妨礙，最令人不快的是，無論怎麼看，我的畫都不好。我雖然學得並不高明，而且又是從偌大的年紀纔學起的，但我對於我之學習音樂與繪畫並不後悔。一切的藝術，縱無

論怎樣拙劣，只有親自作的時候，纔最能得到理解。

最後我所寫生的，是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一種植物與當地森林中的蕈之水彩畫。

註二十八——一九一〇年（這一年是托爾斯泰最後的一年）托爾斯泰因為忍受不了與夫人的衝突，逃出家庭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孩子們都聚集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各自寫信給托爾斯泰（最小的女兒瑪力山多拉沒有寫，而把許多信帶到那在夏爾瑪蒂深陷於瀕死的狀態的托爾斯泰的身邊）。有的孩子們都寫說托爾斯泰應當回家來；只有這個塞亞加，認為父親從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脫逃是正常的行爲。這封信使托爾斯泰歡喜至極，這封信的全文是：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父親：瑪夏（瑪力山多拉）說，你很喜欢知道我們（孩子們）的意見，因此我寫這封信。我認為（許久以前我就這樣想）母親是神聖的疾病者，在許多點上缺乏責任心，在你是非離間不可的，無論這事對於你們雙方是多麼痛苦。我還認為，縱使在母親身上起了什麼意外的事情，而你也不能因此使責難自己。我認為，在你的立場是沒有超脫之路的，而這一次你才是真正地選擇出超脫之路。請你原諒我隨心之所想寫了出來。

塞亞加。」

一〇 兒女的事和他人的事

一九〇四年，我經驗到痛苦的意外事件。兒子安得萊參加了日俄戰爭。我懷着傷痛的心，送安得萊到塔姆勃夫。我和旁人的母親一同，爲那滿裝着兵士出發的汽車送行。這些孩子們都要死去的吧？

可是在一九〇五年中，我們的家裏也降臨了喜事。已經出嫁的女兒塔卡娜·萊奧烏娜·斯密蒂娜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外孫，漸漸長大，成了托爾斯泰和我們一家人的寵愛。

一九〇六年，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V·F·斯涅吉列夫給我施了大手術。那時我是怎樣靜靜地迎接着死亡呢！在劇烈的痛苦中聽見服侍我的人們守着我，我是怎樣地喜悅吧。嗅着香的氣味安睡的時候，我是嚐受着奇妙的感情。那是具有深刻的意義的新

的感情。尤其是都會的一切外部的生活，與各種複雜的環境，像瞬息萬變的幻景似地，顯現在我內面的眼目之前。人們的嘈囂，在我看來是怎樣無意義的吧。然而，重要的是什麼呢？——我像是這樣地問着自己。大概只有一件事吧。如果我們是神送到這地上來的，我們使非要生活下去不可。最重大的事，使是無論什麼事都要互助而行；互助地生活下去。就是現在，我還是這樣的想法。

施行手術的結果，非常良好。想奪去自己生命的運命的意志，又改變過來，而對着我的女兒瑪夏伸手去了。我的健康恢復了。然而我那又愛的、忘我的女兒瑪夏，在我施過手術的兩個半月之後，死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家裏。害的是肺炎。這次悲哀的事件，使我們的生活，重壓上衰老的氣氛。過去生活的破痕——我和托爾斯泰之間的非難與不愉快的想頭，一時全消失了。我們相互都屈服於運命之前。在紛雜的事務之中，流動着無所事事的歲月。托爾斯泰在頭腦休息的時候，同孩子和朋友們興緻很好地玩着牌戲。托爾斯泰非常喜歡四個人玩的一種牌戲。他每天早晨工作，中午騎馬出外散步，過着最平

和最規則的生活。這時，使托爾斯泰感到煩惱的，只有那繼續不斷地來訪的人們，他們非難托爾斯泰的生活，反對他的說教，希望向他借錢，同時還有許多來信託他謀事。

這些外人的非難與干涉，不久就破壞了我們靜靜的家庭生活。從許久以前，各種旁人的影響，已經漸漸侵入了來，在托爾斯泰臨死之前，這影響已經大得怕人了。例如，有一個時候，俄羅斯的政府，派了警察，將托爾斯泰的筆記全部沒收，也就是爲此。這件事使托爾斯泰吃了一驚。因此，托爾斯泰完全失掉了手邊的材料，不能再繼續工作。後來，我爲了取回丈夫七厚冊的日記，受了非常的辛勞。這些日記，現在保存在女兒莎夏（亞力山多拉）的手裏。可是因此，我和當時保存這些筆記的人，不能不把關係鬧得非常嚴重。而且那個人，當時是每天到我們家裏來的，現在却突然地不見影蹤了。（註二十九）

註二十九——此處是指蓋爾特柯夫而言。

一一 托爾斯泰的遺囑與離家

一八九五年，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在這信中，以委託繼承人的形式，述說了他的希望。即著作權提供為全社會共有的財產，他死後遺留下的原稿的整理，交給N·N·斯特拉霍夫與茹爾特柯夫和我。這封信先存在女兒瑪夏手中，後來又放棄了。是在一九〇九年九月，在莫斯科附近克萊克新地方的茹爾特柯夫的家裏，又寫了遺囑。當時，托爾斯泰是和其他的朋友們一同到那裏去做客的。這篇遺囑因為沒有按照正當的法律手續，所以不發生實效。就連「朋友們」也作如此想的。

當時托爾斯泰和我，從克萊克新經由莫斯科轉回家去，可是却引起很大的喧嘩。不曉得是什麼人，總是一「朋友們」的一個吧，在新聞上寫明了某日某時托爾斯泰到達庫爾斯克車站。於是有數千多人的羣集把我們裹在裏邊。這一大羣人像是要把我們壓潰

了的樣子。我牽着丈夫的手，拖着被踐踏得痛疼的腳，好像馬上就要斷氣倒落的樣子。那一天雖然是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却被怎麼也脫逃不出的濃濁的空氣包圍着。

這件事，對於托爾斯泰的健康，發生了非常的惡影響。托爾斯泰從希基諾車站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像是對剛才的事情完全沒有了意識，嘴裏說話都說不清楚了。到了家裏，有好半天沒有精神，睡倒着。這種斷氣的狀態又發作了。幸而我們是和醫生在一起的。每逢一有這樣的發作，我便不分晝夜，替丈夫担着心，越來越難過，為焦燥的興奮所苦。托爾斯泰無論一個人到哪裏去或是出外散步，我總是担着心：他不會在什麼地方斷了氣嗎？不會在沒有人曉得的地方倒下來嗎？——而就在這樣的不安中等候着他的歸來。

這樣的興奮再加上關於托爾斯泰著作的出版所發生的困難與重大的責任，使我越來越陷於不安而焦躁的狀態裏。因此我的身體完全衰弱下去了。我失掉了精神的均衡，而這又給予丈夫非常痛苦的影響。托爾斯泰因此老是說要離家，而以此不斷地威脅我。這時丈夫的「好朋友」(註三十)和M律師(註三十一)一起，熱心地慫恿丈夫，重新寫台

法的新遺囑。於是托爾斯泰在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森林中的斷木之上，親筆寫了遺囑。（註三十二）

這個遺囑，托爾斯泰死後，在法律上也得到了認可。

可是托爾斯泰在當時的日記中寫了這樣的話：「自己作錯了事，我實在是很理解的。我應當把所有有繼承權的人們全部叫來，把自己的計劃毫不隱藏地說明白。我把這事寫信告訴他了……他非常悲慟……」（註三十三）

八月五日的日記中，關於我寫了這樣的話：

「總是隱瞞下去，而且怕妻曉得，令人受苦……」

八月十日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話：

「感到自己是有罪的人，這使人心情舒適……」還有「什麼事都很痛苦。只有希望死掉了……」

施給托爾斯泰的壓迫，顯然使他很苦惱。朋友中之一人——P·E·B（註三十四）認

爲這囑不應該祕密的寫，並將此意見告訴托爾斯泰。最初的時候，托爾斯泰對於這個朋友的正當的見解表示同意，可是B一回去，又爲旁人的影響所克服。因此他時時感到非常的痛苦。而我又沒有力量把丈夫從這種影響中救助出來。於是在我與丈夫之間，發生了痛苦的鬭爭（註三十五）在兩個人方面都經過了一個恐怖的時間。我的病因此越來越嚴重了。我因體的噴火似的、內心的痛苦，晦黯了我的理性。然而，托爾斯泰的「朋友」在這個連記憶與力氣都完全衰歇的老人（註三十六）的意識之上，以多年的心機琢磨他。在我的寶重的人（托爾斯泰）的身邊，偷偷地造成了陰謀的空氣。這些人們互相交換書信或是意見書，爲造成違反托爾斯泰內心的事，或是瞞着人去訪問他，或是在森林中與他會面。因爲有這種種關係，所以托爾斯泰就不能對我和孩子們相處無間了。因爲，以前在我們之間沒有任何隱瞞，而這是我們生活上最初的祕密，托爾斯泰對於那是忍受不住的。我感覺到這一點，於是問他，遺囑恐怕已經寫成了吧，爲什麼要瞞着我呢？這時，他不是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便是沈默不語。然而，我却相信必然有這一回事的。因爲我已經曉

得了有其他的祕密是爲我所不知道的；我不斷地感覺到使丈夫對我反目的熱心的努力正在繼續，而恐怖的運命的大難正在等待着我們，因此我除去陷於絕望之外再無其他辦法了。托爾斯泰屢次說要離家，並以此威脅我，這種脅迫使我痛苦，使我的纏綿的疾痼，越來越加深了。

托爾斯泰離家時的情景，我不願詳細記載。關於這件事，已經有過很多的記述，而且此後還要寫下去吧。然而真正原因誰也不曉得。這一點讓傳記家去探索吧。

存在沙夏（亞力山多拉）手裏的、寫着永遠不再回家的那封信（註三十七）——當我讀到的時候，我完全理解到托爾斯泰之所爲，尤其是在發生了許多事情之後托爾斯泰之所爲，使我實在沒有生活的意義了。我立即決心葬送掉我的苦難，於是跳進一個水池子裏——這個水池子在不久之前曾經溺死過某一家的女兒和她的小弟弟。可是我却被救了出來。這件事傳到托爾斯泰耳邊時，他放聲大哭。這在托爾斯泰給妹妹瑪麗雅·尼格拉葉烏娜的信中是記載着的。但托爾斯泰却未因此而決心回來。

托爾斯泰離家之後，他的「最好的」一個朋友（註三十八）關於這件事，寫了一篇尚與的論文刊在新聞上。

註三十一——須加爾特柯大血書。

註三十二——S·K·樹羅藥大。

註三十二——這篇遺囑上說明：無論在什麼地方發見的，無論什麼時候寫作的，他的全部著作，在死後都應屬於最小的女兒亞力山多拉之所有，如果她死在托爾斯泰之前，則著作權應屬於她姊姊塔卡娜·萊奧烏那·斯雷蒂爾。托爾斯泰無數次改寫過自己的遺囑。因為，無論他死後怎樣受非難，而為了托爾斯泰對於他的著作物的意志不受妨礙，所以非要在遺囑的形式方面完整無缺。托爾斯泰的真正的本意，是把自己一切的著作，委託給須加爾特柯夫，使其不成爲個人的私人財產，而成爲全人類的所有物，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有自由印刷這些著作的權利。但在當時的俄羅斯，法律上是禁止一般的所有財產之轉讓的，必要有一定的個人的繼承者。因此，托爾斯泰得到須加爾特柯夫的同意，選擇了當時在正義見解上與托爾斯泰最接近的，而一向在他身傍的亞力山多拉，爲決定的繼承人。托爾斯泰認爲一定要急於作出公定形式的遺囑。因爲夫人和幾個孩子，都不同意他的意志，都不願意失掉托爾斯泰的文學遺產所帶來的巨大的價值。明知道妻與幾個孩子的遺囑態度，而繼續生活在惟斯

那樣，波黎羅那的托爾斯泰，爲了避免家庭中會引起糾紛，不但遺囑的內容，就連有遺囑這回事，都拚命地隱瞞羅羅家族的人們。因此，當夫人與孩子們圍執地追問時，他必需要受到許多苦味。這篇遺囑是寫在維斯那雅·波黎羅那近郊的古爾孟特森林中，沒有桌子，托爾斯泰親筆寫在斷木之上。

註二十三——這是托爾斯泰在「爲自己」一人的日記「中八月二日所寫的，所謂「爲自己」一人的日記，」是托爾斯泰在晚年錯綜的家庭與外部的事情之中，還要自己保留「真實的記載」的自由，從一九〇四年夏天起開始寫作的。在托爾斯泰已接近於死期的時候，還隨於同時要寫兩種日記之不幸的狀態——一節日記可以給任何人看，一種日記任何人都不得看。

註三十四——指寫「托爾斯泰傳」的比留柯夫的日記，一九一〇年八月一日，托爾斯泰對來訪的比留柯夫談起了遺囑的事。比留柯夫對托爾斯泰說，據他的想法，托爾斯泰是不應該這樣寫遺囑的。第一，托爾斯泰給他的遺囑以陰謀的性質，因此使承族的人們懷有反感；其次，是利用國家權力的保護之遺囑的公的形人，而這是與托爾斯泰自身的信念相矛盾的。比留柯夫的意見，使托爾斯泰頗感興奮。在八月二日的「爲自己」一人的日記「中承體了這件事，同時還立即寫信給茹爾特柯夫。茹爾特柯夫的回信，對於這次遺囑的處理，強調地說：「……應屬於神與全人類的東西，不允許歸於你的家族，這是爲了完成你所自覺的對於神與人類的義務的。」於是托爾斯泰又取消了對比留柯夫的贊成意見，好像以認爲比留柯夫的意見是錯誤的了。

註三十五——例如，夫人因為與托爾斯泰不和的結果，在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說自己先脫離家裏，使用假托拉去。關於這個時候的事情，夫人在日記中，有如下的記事：「已經決心離家了。一切都準備好，帶着藥，預備一個人忍耐不住的時候便喝下去。快到離家之際，我哭泣了。因為我覺得，我終於把自己的位置，讓給茹爾特柯夫了。在托拉站的車站上，我遇見了安得萊一家人。安得萊頗理解我的處境，所以把我帶回家去。我回到家時丈夫和我是多麼歡喜呀！我又感到丈夫的愛情……」同時，夫人還寫了一篇原稿，據說「寫時是想發表的，而終於沒有送到報館去。」那內容是：「在和平的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托爾斯泰夫人離家了。那個家也正是夫人貢獻了一生，以愛情的守護，過了四十八年長久日月的地方。離家的原因，是爲了老衰的托爾斯泰；現在完全落在茹氏（茹爾特柯夫）的有毒的影響之下，他消失了自己一切的意志，完全按照茹氏之意而行，不斷密秘地有所計議。一月以來，她患癡神經系的病症，以致從莫斯科請來兩位醫生，但是伯爵夫人再也忍耐不住茹氏的存在，靈魂中懷着絕望離家了。」

註三十六——這並非是誇張，當時托爾斯泰時常陷於很嚴重的失神狀態中，那時便完全失掉了記憶，連身邊的人們都會分不清了。

註三十七——這封信的全文如下：「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午前四時。我的離家會使你悲哀的吧。雖然覺得對你不起，可是請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是在再沒有旁的辦法了。在一家之中我的立場，越來越

難於忍耐，才終於出此。縱算不說其他的一切，只就我們現在所生活着的奢侈的環境而言，已經不能使我再這樣繼續生活下去了。因此，我和一般與我年紀相彷彿的老人們的普通情形一樣，爲了使只已生齒中最後的幾人，生活在孤獨與靜寂之中，使我行進避開浮世的生活，請你理解這一點，縱使獲得我的自處，也不要卸籍於我。你來，跟了來，也只有對於你的處境更感劣，而我的決心是決不會變更的。我感謝你同我一起過了的四十八年的誠實的生活，我求你原諒我對你所犯的許多的罪過。我從衷心裏，已經饒恕了你對我或許犯了的一切的罪過。我希望你能够相安於我離家後的新的境遇，我求你不要懷有憾感。如果要寫信給我的話，請交沙夏（亞力山多拉）轉給我。沙夏聽得我的旨處，會把我所必要的東西送給我。可是沙夏不會說出我的自處的。因爲我已和所有的人約定不要講出我的地方來：：—

註三十八——指加爾特柯人於一九一〇年寫給「俄羅斯專報」的一封信而言。

一一一 托爾斯泰這樣死了

孩子們集中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來了。招來神經系病症的專門的博士，並隨來了看護婦。我在五天內，不只什麼都沒有吃，連一滴水都沒有喝過。

肚子裏一點都不餓，吶嘸裏乾得煎過。第五天的夜裏，女兒塔尼雅，一面勸我喝一杯咖啡，一面這樣說：「父親雖說不要母親了，但如果這樣把身體弄壞下去，將來不更沒有辦法了嗎？」

在第二天早晨，我收到從「俄羅斯語文」的編輯部發來的一封信，說托爾斯泰在亞斯塔波羅間的車站上患了病，發燒至四十度。在這以前，那個「好朋友」就已用電報通知過「俄羅斯語文」的編輯部，托爾斯泰的住居是不要他的家族的人們曉得的。我和孩子們便乘上到托拉去的特別快車，向亞斯塔波羅而去。兒子塞達加恰巧正在赴自己

的領地的途中，他的妻拿着女兒莎夏打來的電報追着他，又轉拍到汽車上，所以他先到了托爾斯泰的身邊。我又嚐受到可怕的新的痛苦了。在瀕死的丈夫的身傍，滿滿地是不認識的人們和不相干的人們，而我——四十八年間服侍於左右的妻的我，却不許進入那間房裏去。門是鎖着，於是想從窗邊看看丈夫也好吧，可是窗上的窗簾却落下來了。隨我同來的兩個看護婦，用力支着我的兩腕，我連動都動顛不得了。可是，托爾斯泰却把女兒塔尼雅叫到自己的枕邊，關於他以為還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我，開始問了各種各樣的事。托爾斯泰每一聽到什麼，便放聲哭泣，於是塔尼雅說：「不要再談母親的事情啦！父親已經與齋到這種地步了。」可是托爾斯泰却答道：「不，因為那對於我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後，又聲音很清爽地說道：「你母親的負擔很重吧。我們的作法是不好的……」

我對大家哭着懇求，但是誰也不肯告訴托爾斯泰說我來了。然而如此殘酷的究竟是什麼人呢？——簡直說不出來。大家的意思都是恐怕叫病人興奮，捉成他的死。幾位醫

生的意見也是如此。如果托爾斯泰與我會面，如果他曉得我又像往常一樣已經趕了來的話，他或許會又恢復起來吧。這一點誰曉得呢？托爾斯泰在這不久以前，在寫給我的信中（這封信由我之手出版的）寫着如下的話：「每逢你一不在，我的病便很嚴重……」

最後醫生允許我到丈夫身邊的時候，丈夫只是仰着連動都不能動了，閉着眼睛，呼吸都已經很困難。我湊近他的耳邊，一心一意希望他能夠聽進我的話，囁囁着我老早就已經來到亞斯塔波，而且直到最後我都是愛着丈夫的……除此以外，我簡直不曉得再講什麼好了。可是丈夫，像聚結了怕人的努力似地，又深深地呼吸了一次。那正像是要答覆我的話似的。於是，便永遠地沈靜下去了……

在遺骸運出前的幾天，我不分晝夜，服侍在亡夫的枕邊。我所有的生命，像完全凍結了一般。伴着丈夫回到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時候，有許多人跟着來了。可是我與什麼人都不見面，甚至分辨不清誰是誰。次一天，葬式過後，我就患了肺炎。雖然並不很嚴重，却有十八天離不開床。

在這之間，比什麼都更能安慰我的是姊姊塔卡娜·安得萊烏娜·克紫敏斯卡雅與托爾斯泰的姪女瓦爾瓦拉·瓦萊麗雅諾烏娜·娜戈爾諾瓦守在我的身旁，因為辛苦過後的孩子們，都各自散開回家去了。

一三一 剩下來的我

於是，我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孤獨的生活開始了。從前爲了一家的生活所使用的力量，其後，便只有順從着神的意志，而永久地向着可憐的餘生之道走去了。至今還是一樣。我所想從事的努力，只有關於托爾斯泰的回憶了。

我像托爾斯泰在世時同樣地守着家，掃祭托爾斯泰的墳墓，生活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我連蘋果園一起共有兩百俄畝的土地。蘋果園的一部份，是我和托爾斯泰之間聚集了深深的愛情，爲裝飾領地而栽培了的。我爲了把美麗的森林的大部份（四百七十五俄畝）分給農民們，於是先賣給女兒亞力山多拉。（註三十九）

我賣掉了莫斯科的房子，我親手整理的托爾斯泰的最後出版的著作以及金錢，全都部分給孩子們。可是孩子們，尤其是孫子們實在太多了。連我和媳婦算在一起，我們一

家共有三十八個人。以我那一點的援助，時時刻刻都應付不了的。

皇上賜給我的年金，我總是在心裏表示深深的感謝。由此我可以不十分顧慮地活下去，同時還能支持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家。

事情是已經經過三年的歲月了。我懷着說不出來的悲哀，眺望着漸漸失掉了昔時面影的雅斯那雅·波黎雅那。我們種植的樹木被伐去了，我們住慣的場所的美景被破壞了。那一切都跑到森林買賣人或是農夫們的手中，在他們之間，關於土地與森林不斷地發生可怕的紛爭。若是在我死後，我的家與土地，又將會變成怎樣的吧？

我幾乎每天去朝拜丈夫的墳墓，我感謝神在昔日所賜給我們的幸福。而且，回到到晚年托爾斯泰與我之間的苦鬥，我認爲那是神之試鍊，是死前的罪之贖償。就按照神之心意活下去吧！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八日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

註三十九——一九一一年，俄羅斯政府將購買雅斯那雅·波黎雅那的文件否決了。政府的意思是，敵人

(托爾斯泰)曾經不斷地反批政府的腐敗，而現在使他的一家光榮化，用國庫來繁榮這地方，是政府所不能作的事情。於是亞力山多拉，用謝爾斯泰全集的版稅，購買了羅斯那雅·波黎雅那。

譯後記

這本小冊子是托爾斯泰夫人在托爾斯泰逝世的三年後所寫的關於托爾斯泰的回憶的斷片。夫人的寫作的動機，較之單純地爲了紀念這個偉大的作家，更多地含有對社會替自己辯護的用意。然而它是具有文獻的價值的，它提供了我們可以用爲理解托爾斯泰的性格及其家庭生活的若干資料。

托爾斯泰的晚年離家，曾經是轟動世界的一個事件，可以說是一個偉大作家的思想與生活的矛盾的絕頂表現。在這一行動未實際演出以前，幕後必定隱有一段血淋淋鬥爭的經歷。於是若干研究者客觀地有過許多解說，而實際參與這場鬥爭的人也都有記錄。在這場鬥爭中，主角大概有三個，第一當然是托爾斯泰的本人，其次是托爾斯泰的信徒茹爾特柯夫，第三便是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夫人。托爾斯泰的家庭分成兩派，已是有名的事實，茹爾特柯夫雖非家屬之一員，却在左右托爾斯泰的思想與行動上，比任何人更更有力量。他私托爾斯泰夫人是勢不兩立的仇敵。

在茹爾特柯夫的記錄裏，把無數的非難都積壓在托爾斯泰夫人的身上，同樣托爾斯泰夫人也公開地指責茹爾特柯夫是他們家庭的破壞者。在這本小冊子裏，夫人甚至不恥談及茹爾特柯夫的名子，而必需加以註解。

我們一般文學的學徒，對於這場鬥爭經過所以發生興趣，不在判斷是非，而是要吸收到以照明托爾斯泰晚年思想與生活的史實。我們甚至覺得，像俄羅斯的文藝批評家艾亨瓦利德爲托爾斯泰夫人的辯護都是多餘的。

不可否認，托爾斯泰的晚年，從這兩個在生活與他保持密切關係的仇敵，受着雙方的壓迫，加深他晚年的苦惱。而這兩個敵對者孰是孰非，却是很難下斷語的。

閱過這本書的讀者，定然相當同情托爾斯泰夫人，同時夫人的倔強的性格，也可以一目了然。若想知道夫人晚年厭斯達里的程度，讀者可以參閱托爾斯泰家庭總書費奧克利托瓦·勃萊瓦女士的「托爾斯泰最後的一年」(此書已有中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